

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臆兵法》“道”论发微

李桂生 王婧

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臆兵法》是我国古代兵学著作的双峰。在被誉为“百代谈兵之祖”的《孙子兵法》中多次运用“道”这一概念，而之后问世的《孙臆兵法》中的“道”字更是俯拾皆是。笔者不揣浅陋，试将二者进行比较，兹条述如下：

一、《孙子兵法》之“道”论

纵观《孙子兵法》全书，出现的“道”有下列几种含义：

（一）政治道义。《计篇》云：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。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”所谓“道”，是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，所以可以使民众与你一起去死，也可以使民众与你一起去活，他们不会害怕任何危险。这实际上是指关乎人心向背的“政道”。《计篇》云：“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”《形篇》云：“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”这里的“道”指政治清明，具体地说，就是“令民与上同意也”。

（二）道理或事理。《计篇》云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“存亡之道”是指战争是关系国家保存或灭亡的大事，其道理或事理不能不知晓。《地形篇》云：“将弱不严，教道不明。”《地形篇》云：“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。”

（三）方法或原则。《谋攻篇》中“知胜之道”的“道”即指预见

胜利的方法。《计篇》云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《地形篇》云：“料敌制胜，计险厄远近，上将之道也”。“上将之道”即为将者必须遵守的原则。《火攻篇》云：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。”“安国全军之道”，就是指保全国家和军队的原则和方法。也就是说国君和将帅不能凭个人感情发动战争，而要坚持谨慎的态度。《九地篇》云：“凡为客之道：深入则专，主人不克。”

（四）规律或法则。《地形篇》云：“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”《九地篇》云：“齐勇若一，政之道也。”《地形篇》云：“凡此六者，败之道也。”

（五）道路。《地形篇》云：“先居高阳，利粮道。”《九地篇》云：“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”《用间篇》云：“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万家。”

二、《孙膑兵法》之“道”论

《孙膑兵法》中的“道”，有下列几种含义：

（一）诀窍或方法。《威王问》云：“以一击十，有道乎？”《威王问》云：“此六者，有道乎？”《威王问》云：“敌众且武，必战有道乎？”《十问》云：“此击方之道也。”

（二）事物的本质面貌或状况。《地葆》云：“凡地之道，阳为表，阴为里。”《势备》云：“喜而合，怒而斗，天之道也。”

（三）规律或法则。《见威王》云：“夫兵者，非士恒执（势）也，

此先王之傅道也。”《威王问》云：“用众用寡，有道乎？”《威王问》云：“夫众且强，犹问用之，则安国之道也。”《陈忌问垒》云：“求其道，国故长久。”当田忌问“智（知）道奈何”（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），也就是“知道”为什么重要时，孙臆回答说：“而先智（知）胜不胜之胃（谓）智（知）道。”（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）它的重要性在于能预知战争的胜与不胜，这是战争的规律。《篡卒》云：“其德在于道。”意思是，军队具有好的素质，在于将帅们明白用兵的规律。《势备》云：“知其道者，兵有功，主有名。”意即如果通晓战争规律，并加以适当运用，则军队可建立功勋，君主也可扬名于天下。《兵失》云：“兵不能见祸福于未形，不知备者也。”在交战之前，最好能预先估算。假如没有这种估算，便难以有战前的周密准备。那么，怎样去估算呢？“兵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去非而弗能居，止道也。（贪）而廉，龙而敬，弱而强，柔而……起道也。”先得判明是“止道”还是“起道”，即判明是停滞、灭亡的势头，还是兴旺、取胜的势头，然后采取行动。所谓判明某种势头，即是从各个方面观察，从而得出某种规律。

在《威王问》里，齐威王曾有九问，田忌有七问，都是问每当遇到难以应对的情况时，该如何应对。对这些提问，孙臆一一作答。其中，不少回答，反映了某一类战争规律。例如，当威王问道：“我强敌弱，我众敌寡，用之奈何？”也就是怎样对付弱小敌人。答复是：“毁卒乱行，以顺其志，则必战矣。”即故意使自己队伍的阵列显得混乱，以诱惑敌人上钩。当威王又问：“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用之

奈何？”回答是：“命曰‘让威’，必藏其尾，令之能归。”也就是避开对方的锋芒，隐蔽好后续部队，以便撤退。当威王再问：“以一击十，有道乎？”回答是：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”当田忌又问道：“敌众且武，必战，有道乎？”对待兵多而且战斗力强的敌人该如何办时，孙臧回答：“埤垒广志，严正辑众，避而骄之，引而劳之。”修筑堡垒，严明法令，激励士气，团结士卒，躲避敌人的锋芒，待其劳顿时再与他作战。

此外，《孙臧兵法》中的“道”还有道路、理论主张的含义。《善者》云：“倍道兼行。”《强兵》云：“齐士教寡人强兵者，皆不同道。”

三、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臧兵法》“道”论之同异

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臧兵法》所论之“道”，既有相同，又有差异。它们都有“规律”、“法则”、“方法”、“道路”等意思，但它们又有差别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两部兵法里“道”字出现的次数与场合。

通览《孙子兵法》，只有7个篇章（即《计篇》、《谋攻篇》、《形篇》、《地形篇》、《火攻篇》、《用间篇》、《九地篇》）里出现过“道”字，政治道义是它的核心。而其余篇章，如《作战篇》、《势篇》、《虚实篇》、《军争篇》、《九变篇》等，均未见“道”字。而《孙臧兵法》则不同，在最初编定的三十篇里，几乎篇篇均有“道”字，而且大多是指规律或规则。

（二）两部书里对“道”的含义界定不同。

《孙子兵法》里的“道”字，多指政治道义或方法。如“善用兵者，

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”（《孙子兵法·形篇》）其中的“道”可以详细解释为政治清明，而它的具体内容即“令民与上同意也。”

（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）《孙臆兵法》中“道”的核心则是战争总的或局部的规律。此外，孙臆特别指出：“夫安万乘国，广万乘王，全万乘之民命者，唯知道者”。（《孙臆兵法·八阵》）作为一个能出兵车万乘的大国，能统御万乘兵车之民的君王，须通晓“道”的含义。这里说的“知道”，包括“上知天之道，下知地之理，内得其民之心，外知敌之情，阵则知八阵之经”。也就是说，它包举了天时、地利、民心、敌情、阵法等诸多内容。如果以孙臆所说的“知道”的内容与《孙子兵法》里说的“五事”、“七计”相比较，则略有差异。譬如，孙子用“彼”表示对立一方，孙臆则直呼为“敌之情”。

四、《孙臆兵法》“道”论对《孙子兵法》“道”论的继承与发展

《孙子兵法·地形篇》云：“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根据战争的规律一定能取胜，即使国君说不要打，也应该坚持去打；如果根据战争的规律不能取胜，即使国君说一定要打，也应该不去打。这里说的“战道”指战争的规律。此外，在《孙子兵法》中，有些用词也有近似“规律”的意思，如其中“法”和“形”。孙子说：“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……”（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）这里的“法”指方法，可引申为规则、规律。孙子又说：“夫兵形象水。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。”（《孙子兵法·虚实篇》）这里的“形”本意指形状或形态，引申为德性或性状。但无论是德性或性状，

都是指战争中某一类情况出现后的处置办法，并未完全上升到战争规律的高度，而《孙臆兵法》将《孙子兵法》中的战争规律加以继承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。

在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中出现的“战有道”，其中心便是一个“道”字，它指法则或规律。也就是说，在孙臆看来，凡是战争中能屡次获胜或屡战屡败者，总可以找到一个内在的根由，这个“根由”就是他说的“道”。也就是规律。

在《孙臆兵法·威王问》中记录了孙臆同齐威王、田忌关于用兵的问答。当田忌问到“必战有道乎”时，孙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有。”当威王问过九个问题，田忌问过七个问题后，孙臆曰“几知兵”，但“未达于道”，认为他们只是接近于会用兵，并没有真正掌握用兵的规律。书中孙臆直接用一种很抽象的“道”来称呼战争的总的法则或规律，是一种进步和创新。

此外，孙臆对威王九问、田忌七问的回答表明了孙臆对“道”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深入到战术范围，也就是成功地论述了“战”、“攻”、“守”三个方面，具有指导实战的价值。孙臆论“战”，富有创造性的见解是关于各种阵法的使用。如在《八阵》中提出“见胜而战，弗见而诤”的作战原则和“用阵三分，诤阵有蠡，诤蠡有后，皆待（待）令而动”，“斗一，守二，以一侵敌，以二收”的布阵原则。关于“攻”，孙臆力主郊区野战，但也不再认为“攻城为下”。而是在《雄牝城》中，详细地区分了“雄城”（难攻的城）和“牝城”（易攻的城）。也就是不再一般地反对攻城。在“守”的问题上，《陈忌问垒》提出“车

者，所以当垒”的野战防御概念，而且在桂陵之战中，孙臏就是用这种方法取胜的。

孙臏之所以提出“战有道”，并对战争中的“道”更加重视，这除了同战国时期，军队人数剧增，战争规模扩大，作战方式与布阵形式多样化等客观情况有关外，也与人本身认识能力的提高有着莫大的关联。

总的说来，从《孙子兵法》到《孙臏兵法》，战争致胜之“道”有了更深一层的演变与发展，孙臏将孙子的“道”从一般的方法或原则上升到战争总规律的高度，是我国先秦军事学术思想史上一个质的飞跃。

作者簡介：李桂生（1967—），男，江西寧都人，文學博士，歷史學博士後，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、副院長，主要從事兵家與諸子學研究，代表性著作有《諸子文化與先秦兵家》（嶽麓書社）和《兵家管理哲學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，發表論文 30 餘篇。郭偉（1981—），男，湖北襄陽人，黃岡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，主要從事傳統文化研究，發表論文多篇。